



學問達
自山瑣
書齋

南村輟耕錄卷之八

天台陶宗儀 九成

黃子父散人

公望

自號大癡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

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穎悟明敏博學彊記畫山水
宗董巨自成一家人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水訣亦有
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髣髴者正
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

寫山水訣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三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
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幹與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
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
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執董石謂之麻
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
凹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

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為之再用
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
謂之濶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
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
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槩樹要填空去聲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
不少相犯繁處間疎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
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
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
使墨士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恠異便當
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濶處氣韻
看雲采卽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
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灣遠人無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
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
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
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要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
皆可爲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腕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
工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茂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烟雲黯淡天色模糊能畫此者爲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爲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山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礮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

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爲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爲妙紙上難畫絹上礮子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爲之上品古人作畫曾次寬濶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幘子礮法春秋

膠礮停夏月膠多礮少冬天礮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

作畫祇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平江會道觀主鄧山房道樞綿州人在宋季為道士時齋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他泄後謂曰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

滅汝社稷矣吾此夢頗可恠汝可就南高峯頂為騰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鄧遂築今觀

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尅減之必嚙其主者至死乃已

吾鄉陳剛中先生字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為僧以避

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緝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亦豈惜此雙髻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鬢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

0

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吾鄉呂微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携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輩聞得遣

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滕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噬枯藤鶩鵝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曇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

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徼之先生何在荅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于行暫憇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

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微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善為巧媚載惑之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於趙娟相迺出入以構賄賂

號為關節趙娟本岐王愛妾後出為薛氏妻生瑤英三人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齎寶貨求大官無不恃載權執指薛卓為梯媒又李肇國史補總叙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牛軋牛羊日曆云由是輕薄奔走揚鞭馳騫以關節緊慢為甲乙以此推之則諺所謂打關節有梯媒者不為無祖矣流而不直利市之說到處皆然易說卦巽為利市今本易有近字三倍揚完者字彥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為入陰鷲酷烈嗜斬殺初群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眾

推以爲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氏舉師勤王聞苗有衆習鬪擊遣使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旣得旁緣入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禽獸之行絕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起義攻殺之餘黨奔潰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正十六年春二月朔淮人陷平江時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塔失帖木兒有旨旨得便宜從事嘉興北連平江南去杭州無二百里爲藩鎮喉舌有司告援急星火驛使交道中不絕丞相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自

杭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即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獠洞猺荅刺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著斑斕衣製衣袖廣狹脩短與臂同衣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曰護項束要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氈毯狀絕類犬按邕管雜記溪蠻叢笑等書所載五溪之蠻盡槃瓠種屬曰猫曰徯曰獾曰狇狇曰狇狇字皆從犬則諺所謂苗犬者信然軍中無金鼓雜鳴小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夜遣士

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抄掠曰檢刮檢刮者盡取而靡有子遺之意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幼者曰賴子皆驅以爲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艷而皆者畜爲婦曰夫娘人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即剗以刃與之處者得至日莫無恙則心竊自賀古云好則人怒則獸形容盡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與敬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應平江完者遣部將蕭亮員成來與敬奔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無噍類偶獲免者亦舉刑去兩耳掠婦女劫貨財

殘忍貪穢慘不忍言官庾尚有粟四十萬餘籍爲已
有越五十日平江兵破澱湖柵苗夜遁去秋平江兵
入杭苗將吳大旺敗完者自嘉興來駐兵城中菜市
橋外未即進民自爲戰勝完者兵淫刑以逞嘉興僅
保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窮目力所至無寸草尺
木處完者雖陽浮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已足決丞
相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總督官邁
里古思建德路則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各自爲守苗
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令僅行於杭州嘉興兩郡而
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

為郿塢計用法刻深任執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
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燄翕忽時左
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珍等
皆先魁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其衆攻殺之既受圍
遣吏致牲酒於文炳為可憐之意曰願少湏臾毋死
得以底裏上路報不可完者乘躁力戰敗盡殺所有
婦女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在富陽得免
平章女已嘗許嫁親王為完者強委禽焉至是未及
三月故數其罪者此居首諸軍開門納款惟恐弗先
文炳解衣裹屍瘞之祭哭盡哀十八年秋八月也完

者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亦攻降之城也燔燬
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

南村野史曰苗入華夏民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
也國以民為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寧為之將若相者
在於明黜陟嚴賞罰奉將以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討
之以培國家之本可也顧於此而不為又無他奇
謀遠畧而乃借重於非類正猶開虎兇之柙而使赴
犬羊耳尚冀保民命為社稷計一何愚哉罪惡貫盈
天怒於上敗亡戮辱身膏草野民爭以為快實亦自
取之也惟完者則有說焉完者寵榮過望豈有貳志

忠君愛民之道頗亦見諸行事獨矜已犯分貪財
 好色固夷性所然君子責備賢者於此可以畧之則
 罪亦未至於死也兼以所部吏卒視完者起身等寒
 微故威令有所不信急之則恐內變緩之則壞法敗
 度遂卒至於如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之舉斷自
 一時吾恐國家之本剗刈殆盡雖有智謀之士亦
 無如之何矣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

周待制月巖先生仁榮買地於府城之鄭程兒坊躬義
 塾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纔數尺有青石獲雙硯
 硯有款識乃唐鄭司戶虔故物塾既成遂名雙硯堂

爾後先生之弟本道先生仔肩登庚申科仕至惠州

判官虔字弱齊俗譌為程兒云

先師錢先生璧字伯全壬申科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

氣嘗內一女鬟風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勸先生私

之正色而荅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巾櫛耳豈

有他意哉汝乃反欲敗吾德耶即具貲嫁之果處子

也先生雲間人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窓江西人嘗為龍翔宮書記

初時詔赦至感而有詩曰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

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

茅列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立班猶昨日
 小臣無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
 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
 脂又咏胡婦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
 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實被之果
 江鄰幾雜志云丁正臣齋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
 人謂之佩羹即今魚脍是也
 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
 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
 之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尤奇

喬孟符詩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

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

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

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

仙子之類白雲天清水如盤

太師伯顏擅權之日剡王徹徹都高昌王帖木兒不花

皆以無罪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

二曲以風之大書揭于五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

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

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

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啣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
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攀折復
攀折苦無多舊時枝葉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
兒水

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
煖温暾又白樂天詩池水煖温暾則古已然矣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縱不
羈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富貧壽夭有
告曰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他日者言亦多同
於是意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

以輕財仗義爲志嘗俟船渡傍見一丫鬟女子徘徊
悲戚若將赴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爲輕生如此荅
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
一雙直鈔三十餘定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
耳焉敢歸少年曰我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方
再三磨問顆數裝束實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
贈以禮辭不受旣而主人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
居去渡所只尺間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
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失環女也因告其
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風濤大作皆葬魚

腹蓋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荅
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温之瑞安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
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
段成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
今密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
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為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朱
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是研朱漢子也

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蓋唐已有之矣杜
工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

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為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
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舵曰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
意

攜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
龍掛盲風恠雨天闇黑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
大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為二雜以萬瓦亂飛
溪水直立人皆叫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
城北北麗橋望太湖而去時方在家家去城可三里
許如聞萬屋齊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
在經一二時方乃開霽不一年為戰鬪之地凡龍所

過處荆棘寒烟衰草野燐視昔時之繁華如一夢也
松江孫元璘言至正己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歸泊舟
城西柵口方掀蓬露坐忽見一星大如柸碗色白而
微青尾長四五丈光燄燭天憂然有聲由東北方飛
入月中而止此時月如仰瓦正乘之無偏倚若人以
手拾置其中者嘗記宋張端義貴耳集云丁亥年余
爲儀真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
月算曆者鄒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
動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古有此否鄒云漢
獻帝時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

舉兵僂孝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僅以身免繼此兵禍
未泯也據此說則松江之禍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
二月十八日軍亂越三日苗來尅復首尾兩月之間
焚殺擄掠十里之城悉化瓦礫之區視他郡尤可畏
是則星入月不知此時在於何所分野顧乃松江獨
應其兆與

浙省參政董公博霄字

孟起

以名行當至正癸巳之間

總兵戊昱嶺獨松千秋三關日號令嚴肅民賴以安
及尅復諸郡不殺擄不抄掠其御將帥也凜然不可
犯而四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

觴既恭且和。然後取其所長而任之。若董公者可謂
得待士之體矣。

不耐煩三字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阿誰二字見三國志龐統傳

南村輟耕錄卷之八

南村輟耕錄卷之九

天台陶宗儀九成大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

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

乎情止乎禮義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

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

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

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

數作者倣而恂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

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

不可與量仲
舒揚子雲

蘭亭序序母
乃澄廁

此篇固高
文辭正者有
可宜

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為大家
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為大
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巴西
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
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為大家夫孰不
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楊雄名教罪人其
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為苦澁非古
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
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厦
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

東坡全集卷九

草堂

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
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為高無排句無陳言
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
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
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
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
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叙尚書叙毛詩
序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
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二
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

東坡全集卷九

二

玉蘭

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
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碑揭
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
一字不汎用。善爲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
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
畧。爲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犯
前則躡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
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瞻
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
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因記柳公游西

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耶律文正王於星曆筮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
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荅
把曆。蓋回鶻曆名也。

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
制之。小隙沉大舟。關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群
燕緣撲之。即墜。物受於所制者。無小大也。右草食押
不蘆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簣子者。漠北
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即蘇。華佗
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也。右誰令珠玉唾出彼藜藿

腸仁人不為寶良賈宜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
 雜寶也三右嬰啼聞木枝祗乳見茅茹何如百年身反
 爾無根據者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
 美嬰啼木枝見山海經所載四右狩獲白麟至死意
 不吐代北有角端能通諸國語者角端北地異獸也
 能人言其高如浮圖五右纔脫海鶴啄已登方物輿仰
 面勿啾啾我長非僑如者小人長僅七寸夫婦二枚
 形體畢具也六右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
 滅彼以不掉死者西漢有羯尾大於身之半非車載
 尾不可行也七左八珍殺龍鳳此出龍鳳外荔枝配江

蚩徒誇有風味者謂迤北八珍也所謂八珍則醍醐
 麀麀沉野駝蹄鹿唇駝乳糜天鵝炙紫玉漿玄玉漿也
 玄玉漿即馬妳子八右灤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無
 奚超勇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灤陽即今上都去
 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
 八百里也九右兩駝侍雪立終日飢不起一覺沙日黃
 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跌其旁終夜不動
 今用斷梗架片氊其上而寢處於下煖勝肉屏且不起
 心兵也十右纈纈纈事具西州雜賦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

迹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婢妾小不如意輟印面故有月黥錢黥事見酉陽雜俎

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刺咱慶王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胷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聶只兒乃也里可溫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頃間復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為鑿者隸焉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堯韃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四五十里有石人

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

浮休閱日集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其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證蓋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却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日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徧

地翻掘內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
痊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
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
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云綠葉陰
濃徧池亭水閣偏趨涼多海榴初綻朶朶感紅羅乳
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
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
貧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醕淺酌低
歌且酪酏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旣而行酒趙公喜即

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
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
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只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此詩集中無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
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爲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金石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攘恠事
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
兵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
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貲產
又兩月屋燬于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

姪輩詣先壟汎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戛戛不絕
審聽所在乃是一栢樹頃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
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
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君實館賓黃
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
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吁誠異哉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兵
佩帶以防姦偽號之製作畫爲圓圈繞圈皆火燄圈
之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
押民間謠曰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

紅軍府上坐不二月城破悉如所言

杭州赤山之陰曰簫箕泉黃大癡所嘗結廬處其徒弟
沈生狎近側一女道姑同門有欲白之於師沈懼引
厨刀自割其執幾死衆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餘
不合偶問諸闍奴教以煨所割執搗粉酒服如其言
不數日而愈

三寶柱字廷珪色目人頗以才學知名雖湛於酒色而
能練達吏事剛正有守爲浙省郎中日大書四句於
門屏之上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伎論
尤比干人易其意蓋以杜絕人之求請耳然亦隘矣

哉終不顯達而死于難

至元間平原郡公趙氏

與芮

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齋

少保之女婚啓內一聯云休光薊北苟安公位之居

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儘有味

陶侃毋得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朴散俗壞樂漬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大訓不可登於偉望乃求師傳延英茂終日迫于用不欲子卻客俄而車蓋載止餽饋並竭苟失其人子將不進計畫始成確然獨斷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金刀既止黥髮雲散怡然無吝嗟之色儼若待賓之具上恐

不足以顯恭下未可謂訓子顧其毋激忿填膺寸晷是學不迨于至以超聖人之域煥乎賢者之業且禮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世道大喪其俗已亂故婦人賢者得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獨明當時爲人之父爲人之母覩斯行聞斯舉得不激厲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謂子幼而蒙穉不致精訓致悖大道亂人紀良可惜哉銘曰髮也者爲養之具賓也者致教之英苟非異禮孰能作世之程千載之下如陶之毋安可繼乎齊英宗儀因讀唐皇甫持正先生湜文集見陶母碑不

覺淚數行下追惟先妣拳拳於教子真有陶母之志是故今翰林承旨蛻菴張先生翥所撰墓銘有曰夫家貧劬力紡績以給諸子無廢學之辭自顧不肖不克勉于學以成令名罪莫大焉謹錄于此庶亦可以自懼也

婺州許白雲先生謙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畏既退明日以學行薦于朝有錄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一少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歿追謚文懿先生

後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

授鞵鞞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爲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至於巨室有不待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者蓋惴惴焉惟恐使命戾止不可逃也雖守土官吏與夫鞵鞞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曉經十餘日纔息自後有貴賤貧富長幼妍醜匹配之不齊者各生悔怨或夫棄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訟于官或死于天此亦天下之大變從古未之聞也吳中僧祖伯號子庭者素稱滑稽

口古絕句曰一封丹詔未爲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
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又有人集古句云
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直千金共君今夜不須
睡明日池塘是綠陰可謂深於命意者矣
世以療馬者曰獸醫療牛者曰牛醫周禮天官冢宰篇
獸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
曰獸醫矣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爲上婦女
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鏝
架上生灸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却以竹帚刷

去苦皮或乘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剗作事件而淹
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剗其兩乳酷毒
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爲食之而使人想之
也此與唐初朱粲以人爲糧置搗磨寨謂啖醉人如
食糟豚者無異固在所不足論唐張鷟朝野僉載云
武后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
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
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墻而逃以告縣令令詰之
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段成式西
陽雜俎云李廓在潁州獲火光賊七人前後殺人必

食其肉獄具廓問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
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寤者盧氏雜
說云唐張茂昭爲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
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
而且腥爭堪喫五代史云萇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
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
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趙思綰好食人
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每犒軍輒
屠數百人三國志云吳將高灋好使酒嗜殺人而飲
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雞

肋編云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盜賊官兵以至居
民更互相食全軀暴以爲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
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庾詞謂
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不美羹小兒呼爲和骨
爛又通目爲兩脚羊趙與時賓退錄云本朝王繼勳
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
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間子女以備給
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
洛陽又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嗟夫
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革間之流慘耳君子所

不願聞者其薛震輩當天不宴安之日而又身為顯宦豈無珍羞美膳足以厭其口腹顧乃喜啖人肉是雖人類而無人性者矣終至於誅斬竄逐而後已天之報施不亦宜乎

王眉叟

壽延

號溪月杭州人出家為道士受知晉邸後

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郡之開元宮浙省都事劉君時中致者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為葬躬往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縣與已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怠然此事行之於異教中尤不易得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澤江下

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今唐字從土則誤矣蓋以錢易土及捐錢築塘等事皆傳會之辭自注世說者已然況後世乎唐即古塘字不並作何解說

道士張伯雨

雨

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真

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閭聞宗師全節時為嗣

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恍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于中真人終日不見伯雨深以為憂意其出外迷失街道也夢覺日已莫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

名宜作詩以贖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
里將身跳入仙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集賢嘗
所往來者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
助教養浩虞脩譔伯生和之他日伯雨往謁謝諸公
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雖荅之或
不能詳末問能作幾家符篆曰不能先生曰某試書
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汗流浹背輒下拜
曰真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先生書必稱弟子
焉伯雨杭州人

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河豚魚類也無鱗頰常怒氣

滿腹形殊弗雅然味極佳煮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
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據其味真
是消得一死浙西惟江陰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時
必用羞祭品畢然後作羹而鄰里間互相餽送以爲
禮腹中之腓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婦也豈乳亦異
於人耶顧千載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如此則夫差
之亡國非偶然矣若鱻魚子名螳螂子及松江之上
海杭州之海寧人皆喜食螻蜩螯名曰鸚哥嘴以有
極紅者似之故也二物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
矣按類編魚部引博雅云鮓鮓盈之反鮓也背青腹白

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爲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爲鮪

至正辛巳莫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理瓦台入城之任之日衣紅兒童謠曰火殃來矣至四月十九日杭州災燬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燒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災尤甚於先自昔所未有也數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實基於此

予嘗見洛水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吳中分湖陸氏所藏而趙彞齋之物也彞齋宋宗室子諱孟堅字

子固彞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成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於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舊藏後歸雪川俞壽翁彞齋復從壽翁易得喜甚乘夜回權至昇山大風覆舟行李皆泮溺無餘彞齋立淺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于卷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李子昭者松江府提控案牘李宗慶子也側室刁氏有娠妻怒之箠撻苦楚晝夜不息數次自經與溺以省覺不得死竊自念曰我苦就蓐亦必死耳等死何自求早死之爲幸因多食海螵與冷水胎旣落血上充

心而身遂亡不數日鬼恠百出妻得竒疾宛若死者但只心胷微温支體不僵其家就床褥作一竅任其便溺時以少飲納口中輒咽不與亦不言飢經三年餘形骸枯槁無復生理家人益厭之一夕忽詣舅姑所扣寢室戶舅姑曰汝惡得至此必爲鬼矣曰妾以復生實非鬼也願見舅姑具告所然舅姑驚恐呼家人悉起取火燭之果此病軀及覘其臥榻已空始信之因問其詳曰妾爲亡婢訴冤攝至陰府即今獄祠也命妾與婢對詞妾以汝懷孕時打罵則或有之然未嘗令汝吞藥損墮婢仇執甚堅妾不得自遂招承

枷禁幽圉中日得小叔以餅餌粥飯之類相餽故不餒今復得送妾還入門弄其兒戲撻之一下兒哭遂推妾置竈上即若夢覺者但覺怠倦故勉強至此舅姑曰汝旣被禁何自得釋曰會上帝有赦故也急呼小郎妻問之曰適聞兒子驚啼云夢見乃父擊其首小郎蓋提控之次子泰甫先爲其妹夫金可大所殺者此婦至今強健與夫見寓府城西郭又復生兩子矣志怪古或多然漫書于此以爲世之妬婦勸
趙魏公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出處纔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莊綽雞肋編云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吾衍間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伯夷叔齊似又是名非謚矣

淮海龔翠巖先生開寓吳門日一僧權道衡者頗聰慧識道理先生與之遊偶市肆粥漢印一顆權嘗酬價歸取鏹先生適見主人以實告遂用十五緡買之語

諸女女曰大人乃亦奪人所好先生驚悟即持送權曰先生愛而收藏奚以贈曰在彼猶在此也權固辭曰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別吁若先生者可謂善矣孰謂異端中有此哉然先生之女尤可敬也

吳江華嚴寺浮圖之顛望之二矢著其上籥羽宛然可辨相傳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乘快一發而中又賈似道出督時祝矢自誓亦中焉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抄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大德庚子其寺主僧善信大修浮圖更其顛而新之視向二矢實圓鐵條

三交貫橫亘蓋必昔人以示輔顛且以防鸛鵲之巢
 故耳傳者所謂大妄也且著此以祛後世之惑長樂
 郭德基嘗有華嚴塔穎辨疑行於時蓋郭嘗官此州
 目擊其非南鄭際金人誅罕來州一發而中又賈如
 項後白髮曰素領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然何
 婚少

南村輟耕錄卷之九
 天台陶宗儀 九成
 周景遠先生馳名能文為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
 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
 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呼
 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
 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主張
 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為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為
 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服而退
 今官府收歛秋糧之際比先涓吉啓倉於青龍方敖房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

天台陶宗儀 九成

周景遠先生馳名能文為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
 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
 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呼
 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
 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主張
 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為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為
 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服而退
 今官府收歛秋糧之際比先涓吉啓倉於青龍方敖房

入粟六石六斗六升六合以應日蓋國家初無定制不知各處何以一皆如此予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之意耳
凡食河豚者一日內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荊芥蓋與此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在江陰時親見一儒者因此喪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脹死嘗水浸試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各等分同搗粉水調灌大妙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生密以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爲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

馮公士啓

夢弼

嘗言爲八番雲南宣慰司令史日嘗因

公差抵一站日已莫矣站吏告曰今夜馬判上岸麻線須暫停驛程以避之問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馬行數十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所謂烏刺赤者下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爲亦閉目搖手

弗荅於是下馬祝之曰某許昌人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口鼻既而各上馬比曙抵前站站吏驚曰是何麻線大膽若是耶公問此為何物始敢言曰馬蟻精也麻線方言曰官人烏刺赤站之牧馬者公官至禮部尚書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多也

大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

戊辰正月十九日生生而聰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當為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依道者脩真丁亥謁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嘉於海寧請為弟子戊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太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已卯居萊州時魯齊入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持一手詔致聘十二月至隱所詔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大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

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
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
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
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
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守重治平猶懼
有闕且夫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
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
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順窮理
道冲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爰棲
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

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
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
奈何山川懸濶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
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
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
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
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
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旣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
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
一日筆庚辰正月北行二月至燕欲候駕回朝謁仲

祿令從官曷刺馳奏真人進表陳情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

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蓋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瀕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

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末章可即知矣

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已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爲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

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兒年三月日奏十月曷刺回復奉勅旨曰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

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
滄海時與願適天不入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
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
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
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
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又逸
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畧駐車徒重念
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
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濶
瞻几杖以非遙爰荅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

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城壬
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在所時上在雪山之
陽舍館定入見上勞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
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二帳於御幄
之東以居之約日間道以回紇叛親征不果至九月
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略荅以節慾保躬
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爲清淨之理上說命左史
書諸策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
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極宮丁亥五
月特改太極爲長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八十

至元己巳正月 詔贈五祖七真徽號而曰長春演
 道主教真人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游記風雲慶
 會錄七真年譜等書初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曰
 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冀一言以為福既入
 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拄杖於窓戶墻壁上頗
 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矣完
 而必毀理執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今毀
 矣爾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爾子子孫
 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吁真人真知
 道哉

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為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
 旁可居舊為里人屋歸附後遠魯花赤滅徹據有其
 地每春夏之交群蠅聒耳寢食不安會三十八代天
 師張廣微與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瓦
 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蠅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鴈子布滿充積用鴈子甚佳王維
 詩蘆筍穿荷葉菱花骨鴈兒又新湘樂城上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誣實戶若干名充役庫予以司
 出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為償府判王某
 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無可為計則命

小舟載之求食於西湖以貲納官鬼妾鬼馬不肖輩
 群趨焉鮮于伯幾先生樞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漿誰
 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船頭
 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
 短匆匆去鴛鴦鎖生寒愁日莫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
 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孫有為娼者天之報施一何
 捷也頭對
 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
 名畫實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烈帝廟以卜休咎
 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以爲意家

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
 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齋金購得
 之比舊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斬黃將由義興
 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彝亦在
 列既入窖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
 後遭發掘獨此彝獲存曾東平
 俗語以不潔爲麀糟按霍去病傳麀皋蘭下注以世俗
 謂盡死殺人爲麀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本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
 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諧謔各人士多與之遊至正

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天下雲擾所在悉痲察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遄即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苗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覘視虛實又將流毒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劫府架閣照磨陳修家妻妾幾被污君激怒填膺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謹呼從事苗遂盡死後完者聞越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統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

字爲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所往來者擊鮮飫醲酣咏叫嘯以爲娛樂雖戶外上官坐至不少延納永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諸參謀爲幕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情禍吏爲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擾害有訴於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齪惟以鈎距致財爲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

有民耳安問其他拜頗聞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占永安張某萬戶闔塔思不花王哈刺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鬪既不利駐軍東關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鐵鎚搥殺之初甚祕守閣軍自相謂無已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參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臥病方飲藥得少汗尚昏潰困頓左

右扶翼掇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鬪十數合破陣陷墜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督官我尚何生爲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屠其二營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爲隊官陳某所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中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唾其面且罵曰瞎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中冀中殺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儉邪使國家之柱石隕于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主

將者既已斬之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尚何言尚何言繼而軍民為君持服為位以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劾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失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栝椀紅光燭天墜鎮粵門化為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戰逆德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夫子必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荅子路行三軍之問夫邁里古思受任之初殊有古賢縣令之風一握兵柄志滿意得酣觴廢事輕謀首亂不旋踵而

身首異處蓋亦平昔越已之過有以釀成此禍與微中則老母稚子亦皆几上之肉耳原其忠君愛民之心眴然與日星相昭明者則無可議也拜住為國大臣坐鎮四省百官庶司孰不聽令邁之不奉臺檄擅興師旅明問其罪黜之可也斬之可也而乃陰結小醜作為此態是盜殺之非公論矣民心之所以不服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祿而當國步艱難之日既不思消埃補報之道又不責自己貪饕之非反以謀害忠良為先務謂之無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戮辱實自取之尚復可憐哉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
 藥婆穩婆也盖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
 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
 淨宅之法也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
 能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
 真草以至於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
 題曰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待
 制聘先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浙省平章

康里子山公夔夔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
 國字何以用可侯此喉音也字為首先先生曰正如嬰
 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
 說服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
 也此二字亦奇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
 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
 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
 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

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
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
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
偓香奩集有咏襪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
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
後主宮嬪窈娘纖麗善舞後主正金蓮高六尺飾以
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窈娘以帛繞脚
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鞵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
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窈娘作也
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杜鵑自五代以

來方爲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
人相效以不爲者爲耻也

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
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
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寇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汗之三
玉給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
躍以長竿絡鈎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躍寇退三玉
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押之不去移
舟溯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
三玉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

如此

韃韃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又之發起如笋
上豐下儉鱗甲櫛比筋脉連絡其形絕類男陰名曰
鎖陽即肉從容之類或謂里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
陰氣勃然怒長土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曬乾以克
藥貨功力百倍於從容也

淮南潘子素純嘗作輓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
而得顯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諛浪調笑不為無補於
名教卦辭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輓亨天地
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

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
初六輓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
于鍤轉象曰傳于鍤轉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
輓輓厲無咎象曰終日輓輓雖危無咎也九四模稜
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
輓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椰榆之象曰以
輓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又謂自宋末即有非
潘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衛作吝卦以配之
曰吝亨利居間不利有所為豕曰吝鄙嗇也利居間
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為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於周

急悔亡無攸利象曰吝於周急莫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無尤也吝於小人雖不有言終有悔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友吝於酒食弗克歡無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

其類也吝於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可無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於內吝於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於內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成也近扶風馬文璧琬又作論卦曰論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手君子象曰真正也亨通也通乎正言論或庶幾也終凶論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於君子入於邪也象曰麗口掉舌論君子以求名干祿初九論于同朋無咎象曰同朋于論又誰咎也九二略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二來其論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論民取則也享其

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乃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誦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誦受徵不羞也終歲弗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誦不巳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誦衆怒殺之何過也右匡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因併錄之

廣東采珠之人懸絙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船上人挈出之葬于龜鼉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蚤戶蚤音但

仁宗登極特旨放免時敬公戴卿為江西行省參

知政事俾該管掾史立案令廣東帥府抄具烏蚤戶一一籍貫姓名置冊申解他省官曰中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乃申明舊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見之明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注云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隅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

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才等之
 至卑今豈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與也又部
 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為部志云日中為王命部為公平且為部輿輿也
 幾十封百十部亦當十封自王以不其之為公共三
 只戰外公戰皆公戰之重臺對主為斬部公正平日之
 幾不不中中對至入為部公夫其之即
 恐不不也公曰萬一不中即即典與不害又與與朱
 一二部貴部各置部申部部皆守日中書谷文無是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

天台陶宗儀

王思善釋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

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

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

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真先

生即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

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

甘華華遂與思善為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

達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

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氣嘗授余秘訣并采繪法今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吳興寫像秘訣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嶽四思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為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

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恠哉呼吾不可柰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幹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膩脂則三朱

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
臘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
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幹已上看顏色清濁
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畧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

微起有摺便笑

口唇上臘脂驀

鼻色紅臘脂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幹麻檀水幹

髯色黑者依鬢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

子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

用

手指甲先用臘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臘脂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提掇絹則

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桃

紅用銀朱臘脂合○肉紅用粉為主入臘脂合○

栢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黑綠用漆綠入螺青合○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即枝條綠是○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月下白用粉入京墨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合○鵝黃用粉入槐花合○磚褐用粉入煙合○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標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入藤黃臘脂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臘脂合○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為主

入漆綠煙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蔥白褐用粉入三綠標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黃入三綠槐花合○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鮑色用粉漆綠標墨入少土黃合○毳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粉入臘脂合○雅青用蘇青靛螺青罩○鼠毛褐用土

黃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葡萄褐用粉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爲主入少槐花合○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毳綾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番皮用土黃銀朱合○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水獺氈用粉土黃合○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凝○皂鞢用煙墨標○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煙墨合○金絲柘同上不入墨○紫袍用三青臘脂合○其餘一一不能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青與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黃槐花風削粉石榴顆綿臘脂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墨臘脂合

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爲宜帝王居之人問其故曰君山龍脉正結於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爲漕府小吏時督運至直沽狎

遊群娼挑達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陽奇劑也鄭試傳之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闔宦然竟以此終其身漫書爲後人戒

此等真宜剛

亦好各山批

應之紹

才

錢唐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

寓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難于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十里曰奉賢鄉李之從祖號太無爲道士住持紫虛觀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月廿九日太無得中風疾之紹饋藥療之獲蘇日一再請問九月四日又自紫虛問疾還寓忽得疾一中而殂其妻楊氏太史同僉瑀之女就所館治喪且以計其母若弟於海寧

及嘉興城中紫虛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子卓處潛輩謂曰適得夢甚怪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觀所奉岳祠之前見有某姓名一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併持公文而來因讀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淮海寧州城隍司牒爲陸小蓮告至正八年內潛水事冤屈未伸今發陳喜兒應偉前去勒要應才同解岳祠周府君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荅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而應才之婢也爲其妻妬逐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之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

為救護故連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
之年六十有四應偉荷校衣青衣錄其罪狀皆歷歷
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溫都統為之解釋則尚
應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昌言與之紹有交承之
好同寓其所明世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母之年及之
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楊氏楊即詣
紫虛拜懇太無于床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訴
其詳且言其夫胸間尚溫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釋
仍躬禱岳祠冀之紹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
東來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與兄同所見如太無夢

今雖少甦猶憤憤莫知所以然至夜楊氏以憂懼亦
疾作旋即無他而之紹氣已絕矣時建德邵清溪偶
宿紫虛日擊其事翌日遂行不知往計陳氏者歸報
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為
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簷
白醉見清異錄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其建
聶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
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
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況我家未嘗

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爲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爲賞失主斬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朶那奉主婦曰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婦固弗知若免主毋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婦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性主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

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龍廣寒江西人移居錢唐挾預知之術游湖海間咸推爲異人或謂專持寂感報耳秘呪故爾寂感卽俗所謂萬回哥哥之師號也釋氏傳燈錄師姓張九歲乃能語兄戍安西父母遣問訊朝往夕返以萬里而回號萬回又護法論號州閩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父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暮持書而

還護法論乃宋無盡居士張商英撰必有所據按此則師之靈通容有之廣寒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常佩小龜十數于身至晚仍解飼之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爲壽忽見北窗外梅花一枝盛開人皆以爲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贈詩者甚多惟張菊存一篇最可膾炙曰南風吹南枝一白點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至治初間廣寒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云

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

夜航船曲皮日休詩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樽
寄夜航之句則此名亦古矣世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亦然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電雪大如掌頃
刻積深尺餘人甚驚異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宋
元符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
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二尺後旬日西羌叛以有備
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正月二十
九日癸酉余至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天地
為之隄黑平生所未見據二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

十二月被圍至三月兵退豈即青唐之讖與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聲漢書袁
盎傳以不親為解頰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
齊書祖珽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傳廣寧王
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

髹器謂之西皮者世人誤以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
馬韉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鐙
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做為之事見因話

錄

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隣里醮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

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温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皮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以懸于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叙殷勤遂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齋佳果啖我我答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

而女不得辭爲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真爲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窓雜記云唐進士趙頰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頰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爲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頰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

顏劍劍纔及頰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却上軟障觀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畫焉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今人謂馭僧者爲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爲牙耳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至正己亥春爲其里之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叅政良仁妹諱惠淨以該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捨

田入寺因於紹興四年十月附夫墓之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傅者冠服鮮新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脫其繡履傳相玩弄人以爲異余聞漢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且渠冢無棺槨有石床床下悉是雲母床上二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餘東首裸臥顏色如生人鬢髮亦如生人此恐雲母之功今此婦葬日距今百七八十年而亦不損壞其理又何邪
平江在城峨嵋橋葉剝者門首簷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許偶所畜猫墮入適隣家浚井遂與井夫錢一緡俾

下取猫夫父子諾子既入井父不出父繼入視之亦
不出葉惶恐繫索于腰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
亟呼救命比拽起下體已僵木如屍而氣息奄奄鄉
里救活之白于官官來驗視令火下燭彷彿見若有
旁空者向之死人一橫臥地上一斜倚不倒鈎其髮
提出遍身無恙止紫黑耳衆議以恐是蛟唇之屬實
之士焉余意山嵐蠻瘴尚能殺人何況父年乾涸陰
毒疑結納其氣而死復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己亥秋
八月初旬也後讀酉陽雜俎有云凡冢井間氣秋夏
多殺人先以雞毛投之直下無毒迴舞而下者不可

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
誠是也

前至元間杭州有鄭萬戶者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
奉事母夫人備極孝道母誕日垂至預市文繡毳段
製袍爲壽鍼工持歸縫綴既成爲油所污時估貴重
工莫能償自經不死隣婦有識其母者潛送入白之
至日臥不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色請其故曰昨
莫偶視新袍適几上油缶翻濺漬成玷我情思殊不
佳耳子告曰一袍壞復製一袍可也夫人何重惜乃
爾母陽爲自解遂起受子孫拜賀如常歲儀人咸以

此為賢母而益見萬戶之孝國朝婦人禮服達鞞曰袍漢人曰團衫南人曰大衣無貴賤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別耳惟處子則不得衣焉今萬戶有姓者而亦曰袍其母豈達鞞與然俗謂男子布衫曰布袍則凡上蓋之服或可槩曰袍

暇日讀書遇事物之異名者偶記一二以備采覽云

割政史記帝記三

父馬記平準書

毳布西胡說文曰

香物夢書曰夢得香

藏魚說文鮮

清室獄也史

猊糖後漢顯宗記

令草宜男花也

毛席西傳注

竹練竹布也庚翼與燕

竹萌說文

練香和香也李賀詩

南威橄欖也

石密櫻桃也

木蜜棗子也

雜馥合香也通

脂炬燭也杜

竹胎說文

調香和香也華嚴經曰

毛布七月箋

獵碣石鼓曰獵碣

玉窪酒器也

挾日從甲至甲凡十一

挾辰辰十二辰自子至

丹若石榴也西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

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鏡刺齧肉將入口門外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無覓金鏡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損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瓦甓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鏡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猫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為後人鑒也凡事不可不慎也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為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

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隣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常日米價等有貲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為群行乞於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裳濟楚不暇自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沈于水亦可憐已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輻輳籍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陸復雅思
左都石心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點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於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觀凡起造必作儷語題梁間其餘則記住持檀越主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張太尉士誠未歸順時偽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佑曆曰明時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坐於其中且以僧元鑿字各其閣豈亦有定數乎

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瘡瘡以助軍

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荅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瘡勝靜不被打阿瘡瘡據此乃有所本

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為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海運起于大禹時漢高祖入

杜陽父友開江陰人隱居教授妻吳辟纁以資之天曆
 間浙右菑荒米價騰踴學徒散去困於飢餓吳之兄
 弟屢勸斬丘木粥基地以少延餘息陽父堅持不可
 繼欲挈吳歸吳曰夫既盡孝妾獨以不義自處寧不
 食若粟遂相枕藉而卒
 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猪產十四兒內一
 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一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二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撰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澁
 讀之徃徃昧其句讀況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蹈
 襲前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忱嘗
 為解釋今不復有偶得灤陽趙仁舉字伯昂箋註本
 句分字析詞理煥然因書其記傳其句讀以便披覽
 云有未解者又須觀全註可也點法。為句。為讀
 記曰絳即東雍○雍去聲為守○去聲理所○稟參切實沈
 分○分去聲氣畜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思去聲晉

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今無磽交

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州字或屬上句人因得附為

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與。與平聲益侈心耗物害時

與。與平聲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俾緬音

疑也。緬孤顛。阿屈上苦下切玄武踞。守居割有

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木

腔暴三丈。餘或屬上句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洄

漣。虹蜺雄雌。穹鞠覩。礙胡懇切很。島坻音

淹淹委委。莎靡縵。莫半切蘿蕃翠蔓紅刺相拂綴。

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寢醉雖遂切思。西

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搏補各切立。萬力千氣。

底音發發。毓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

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鬚。黃帑於元累切追珠。

丹碧錦襖。身刀囊鞞。縹緗刀切白豹玄班。飲距

。掌脾。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谷音曰槐

。有槐虛器切護。靈鬱蔭後頤。渠決決綠池西

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騫渠曰望月。音騫

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栢。有栢蒼青官士。擁

列與槐朋友。巉鈕銜切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

刮級面西。巽隅疑作間。黃原映天。汾水鈎帶。白言謁。行且良間。遠岡青縈。近樓臺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為去聲發生收歛賦歌詩。正東曰蒼塘。遵瀕西。濟望。瑤翻碧漱。光文切鏤。黎深撓撓奴巧切。窮。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執北回股努。帶徒計切。捩刀計切。蹴墉。御渠歆池。南楯楹。景恠。嬾。蛟龍鈎牽。寶龜靈麤薄猛切。文文章章。陰。欲呼合切。墊都念切。歆呼括切。煙潰靄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豚音

東華金

華堂

原。開哈呼來切。儲。虛明茫茫。鬼眼頽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鷗挈鷺。伯音弼池豪渠。憎乖憐。圍。正西曰白濱。蒼烏外切。深憐黎。素女雪舞百。俗。水翠披。嚶嚶虛郭切。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挾橫埒音劣埒。日卯西日或作自。樵途鳴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婉魚毀切。絢化。大小亭餽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俾乘墉。如連山群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谿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墉。為或作。其池溝沼渠瀑湲音叢。潺終出。汨汨于筆切。街街哇音骨非

東華金

三

玉蘭

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士悍。水沮預切將
 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畹麗麗
上下可通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盖豪王
作一句才侯襲以竒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
 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否音補建
 者。池由於煬。及當作者雅文安。薛雅裴發土
 築臺為拒。幾平聲附於汚宮。水本於正平軌。病
 井涵生物瘠。引古。沃漑人便。幾附於河渠。
 嗚呼。為附於河渠則可。為汚於汙宮其可。書
 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又見一本

亦註解者不著姓名所分句讀與前畧有不同處併
 附于此絳。即東雍為守理所。一作一世說土田。
 士人。宜。得地形勝。自將失墩窮華。陴緡孤
 顛。阿偃玄武。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
 △泓橫破旁。一作一潭中△癸次木腔。一作一瀑三丈餘
作一子午梁。△虹蜺雄雌穹鞠覩蠡。作一莎靡縵。
 南連軒井。△陣。△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一作
句彘匿地。△電火。△雷風。△右胡人。△鬚。△黃帑纍
 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搗。△緇。△白豹
 玄班。△飶距掌脾。作一有槐負護霽。作一鬱蔭。△渠

決決△△綠池西△直南折廡赴△擁列△與槐朋友

△異鴨間△白言謁行△旦民間△遠岡青縈△近

△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

△所為發生收斂△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漭望△作一

瑤翻碧漱△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作一隄執北回

股努帶披蹴墉△作一南楯楹△景恠燭△蛟龍鉤牽

△烟漬靄聚△開哈儲△虛明茫茫△提鵬△絜鷺

△唧唧千幅△迎引西東△日卯酉樵途鳴徑幽委

○蟲鳴聲○晝夜○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

隄上○亭後前陴乘墉△作一如連山群峯△擁地高

下作一鑿高槽作一絕竇墉作一為池溝沼渠此作

瀑瀲每字汨汨街街△町畦阡陌每字間入汾作一

水祖宗族茂盛△作一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

△麗絕地郡作一考其臺亭沼沚之增△後其能無

果有不補建者△作一池由於煬及者雅文安作一誅

△此本多此字病井滷△生物瘠△引古沃澣作一人便幾

附於河渠作一

今寺觀削木為籌置溷園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

嗜酒淫佚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為相使進廁籌然則

愔所進者豈即此與按說文廁清也從广則聲韻初

吏切間也雜也次也園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水曰廁史記太倉公傳豎奉劍從王之廁汲黯傳衛青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見之注如淳曰廁音則謂牀邊據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漢書注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夫武帝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溷澗而見之然漢文居灞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注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即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在兩物間爲義又郅都傳賈姬如廁有野蔬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

非是溷園他如劉安別傳謫守都廁三年莊子庚桑篇適其偃註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淡儀禮旣夕禮甸人築圻坎隸人溫廁塞廁萬石君傳建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洒注孟康曰廁行清踰行中受糞函也至於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執豫讓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噲等及如廁也柏人金日磾如廁擒莽何羅范睢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陶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寔誤入石崇廁郭璞被髮廁上劉季和廁上置香爐沈慶之夢鹵簿入側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蒯瞶盟

孔悝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之類則真溷園矣
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
今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
餘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爲師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靜
慧散人之號狹二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
風物秀麗將結數椽爲棲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仁嘗
往訪焉秀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爲撰之
疏曰京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
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

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跳身纔離了百戲棚中
圈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閒人赤緊地無是無
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
生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慾海修持行滿雌雄劍
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紉做鹿
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
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可里草履麻衣匾
皂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
帶葉算從前歷盡虛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
結果尋幾箇烟霞外逍遙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

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都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魂陣當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開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牢着眼看。烏飛兔走。急回頭。怕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玄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遇行雲。紙帳梅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椰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腹。宣揚老子經文。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撩牙。

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茅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化爲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臙脂。見全真本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宮商人。盡誇七真堂。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冊立下新王母。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鎚。百鍊不回。萬夫難敵。疇昔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撇等閒秋月。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莊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

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仗玉罄金鍾。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邇傳誦。以資笑談。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雖新奇。固近於俳。視厚德君子。有間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文真王阿憐帖木兒之夫人。舉月思的斤。以賢行稱。一日有獻馬鞭於王者。鞭內暗藏一鐵簡。拔鞞取之。則得王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幣。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人。則防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爲王。悟亟還之。

泰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兄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弟與母借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子獲免。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時傳爲孝行。所感。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

世榮

郡人也。天性仁慈。

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反貪墨苛慘。惟以鞭

朴立威為務哀哉

命之寄存限又食墨者

諺云三代仕宦學不得着衣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群臣

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

語

呂仲實先生

思誠

僉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

習學謳唱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
從王法不許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
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人
者案議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
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家甚貧至

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

携布袍買米於人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

春衫辦早厨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

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

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及第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

即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

困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

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申申卯

卯辰辰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

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
子午丑未之類漢東宣伯聚先生嘗作浙江潮候
圖說云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
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執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
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
海門下有沙潭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
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束逼礙沙潭
回簿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拽則奮而上
齊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
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

天河激湧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
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
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
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
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朏消於朏鬼而大小
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生日爲陽宗水之所從故晝
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
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析木河漢
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
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

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於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驚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

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意云此說博極群書辭理超詣而古今之論潮汐者蓋莫能過之矣因併錄之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十八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旣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

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爲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尚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

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母仍似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携二兒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爲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

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携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荅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為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為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為具棺斂就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為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真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

既以死誓焉
不待夫死而
後死耶是以
夫之一言故先
死以自明
烈哉

子女終身誓不再娶

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齧亂之歲見育宮中嘗觀先后閱書法數軸將榻以賜藩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縹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縹玳瑁軸者云是梁氏舊跡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荅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壁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

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迹強効寶持時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詳其善惡諸人隨事荅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縹易以漆軸黃麻紙縹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作合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嘆其雄逸云及考之書苑菁華特健藥作云特健樂恐是鉞梓誤耳音六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詞種得海柑纒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兇狠

8

無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爲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罌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窓窺之見張前行而殤鬼百數踵其後飯頃又聞步履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吳甚驚恠蓋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實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冤冤相報無有了時遂棄火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人又咸稱之曰張道人

後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
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竒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
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
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
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荅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
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
然後持羸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爲常今妾
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
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

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
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
叙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
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
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
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
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
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
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

哭者索要衣服抄寫所說赴官陳告差盧捕盜等與
社長吳信甫於王先生房內搜獲木印二顆黑羅繩
二條上釘鐵鍼四箇魘鎮女身小紙人八箇五色綵
五色絨上俱有頭髮相纏又小葫蘆一箇上拴紅頭
繩一條內盛琥珀珠二顆外包五色絨朱書符命一
沓又告十二月初三日有鬼空中言我是奉元路南
坊開張機房耿大第二男頑驢這先生改名頑童我
年一十八歲被那老先生引三箇伴當殺了我二十
二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腦兒李帖家孩兒延
奴又名搶灰那老賊殺了我改名買賣我被殺時年

十四歲勘問得犯人王萬里即王先生狀招年五十
一歲江西省吉安路民於襄陽周先生處習會陰陽
課命至順二年三月內到興元府逢見劉先生云我
會使術法迷惑人心收採生魂使去人家作禍廣得
財物我有收下的賣與你一箇隨於身畔取出五色
綵帛并頭髮相結一塊言稱這箇小名喚延奴我課
算揀性格聰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咒語迷惑
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朶眼睛咒取活氣剖腹掏割心
肝各小塊曬乾搗羅爲末收裹及用五色綵帛同生
魂頭髮相結用紙作人形樣符水咒遣往人家作恠

根隨到伊下處至夜劉先生焚香念咒燒符聽得口
言不見形影問師父你教我誰家裏索甚去劉先生
分付李延奴你與這先生做伴去說罷將咒語收禁
萬里與訖鈔七十五兩買得五色綵帛頭髮相結一
塊稱說可改名買賣傳教采生遣使收禁符命咒水
又云牛狗肉破法休喫續後於房州山地面經過逢
見廣州舊識鄺先生云我亦會遣使鬼覓我有收下
的生覓賣與你萬里與訖鈔一錠鄺先生取出五色
綵帛頭髮相結紙人兒一箇云此名耿頑童萬里將
與李買賣一處遣使以課算爲由前到大同路豐州

黑河村地面往來至正二年八月內到於周大家課
命將伊女周月惜八字看算性格聰慧要將殺害收
采生覓至九月十七日夜於周大住宅後院墻下黑
影內潛藏間見一人往後院內來認得係是月惜在
彼出後萬里密念咒語向前拖拽往東奔走將月惜
禁止端立脫下沿身衣服用元帶魚刀將其額皮割
開扯下懸蓋眼膽及將頭髮割下一縷用紙人并五
色采帛絨線相結作塊一如人形樣然後割下鼻口
唇舌耳尖眼睛手指稍脚十趾梢却剖開胸腹纔
方倒地氣絕又將心肝肺各割一塊曬乾搗末裝於

小葫蘆內至正三年九月內來到察罕腦兒平易店
安下開張卦肆與王弼相爭挾讐令生鬼周月惜等
三名前往本家作禍爲買馬肉食因店內將牛肉作
馬肉賣與因此不能收禁事發到官及責得李福寶
即李帖狀結生到孩兒延奴常有疾病於五岳觀口
許出家落在紙灰內改名捨灰天曆二年二月內令
其趕牛牧放不歸此時饑荒想得被人虧害不曾根
尋及行移奉元路咸寧縣并大同路豐州照勘耿頑
童周月惜致死緣由相同呈乞咨請施行准此送據
刑部擬得王萬里殘忍不道合令凌遲處死其妻子

遷徙海南安置

劉鄴二賊易名修之

○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寶傳今不能記其全篇有
人出永嘉高則誠明烏寶傳相示雖曰以文爲戲要
亦有關於世教傳曰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
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
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
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
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爲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
方正內實垢汚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
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

重多寡精粗無不由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爲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福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執利其富室執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屢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

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爲事實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君田氏父之爲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爲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執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僞爲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爲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春

秋世本姓死若存餘技烏獲皆爲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裔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新喻傅汝礪先生

若金

嘗志其妻殯云君諱淑字蕙蘭

姓孫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月而卒君高朗秀惠生六歲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晨起獨先盥櫛適父母所問安畢佐諸母具食飲退治

女工晡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旣夕聚家人瞑坐說古貞女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求婚父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悅一日有幸余疾者欲因動之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必慎所擇矣即有不諱命也若等謂我且慕世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盡孝道死之日母大慟旣瞑目久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寬及母出私泣告余曰妾爲父母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矣爲將奈何君後富貴幸念之言旣復瞑目泰定五年八月廿有一日也後三日寓殯湘中及序其遺藁云故妻孫

氏蕙蘭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凡女誡之書教之詩固未之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爲近體五七言語皆閒雅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爲又恒毀其藁家人或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維組紉以致其孝敬辭翰非所事也旣卒家人哭而稱之因出其藁得五言七首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者廿六句特爲編集成帙題曰綠窓遺藁序而藏之五言詩曰窓裏人初起窓前柳正嬌捲簾衝落絮開鏡見垂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翹流鶯空巧語倦

聽不須調

右

小閣烹香茗疏簾下玉鈎燈光翻出鼎

釵影倒沉甌婢捧消春困親嘗散暮愁吟詩因坐久

月轉晚妝樓

右

燈前催曉妝把酒向高堂但願梅花

月年年映壽觴

右

采閣閉朝寒妝成擬問安忽聞春

雪下喚婢捲簾看

右

粲粲梅花樹盈盈似玉人甘心

對冰雪不愛艷陽春

右

小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蟠

桃花樹裏繡得董雙成

右

自拂雙眉黛何曾慣得愁

若教如翠柳便恐不禁秋

右

七言詩曰樓前楊柳發

青枝樓下春寒病起時獨坐小窓無氣力隔簾風亂

海棠絲

右

綠窓寂寞掩殘春繡得羅衣懶上身昨日

翠帷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右小妹方纔習孝經
可憐嬌怯性偏靈自尋女誠窓前讀嗔道家人不與
聽右幾點梅花發小盆冰肌玉骨伴黃昏隔窓又坐
憐清影間劃金釵記月痕右繡被寒多未欲眠梨花
枝上聽春鶉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見人家買紙錢右
春雨隨風濕粉墻園花滴滴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
少流過長溝水亦香右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瑤池
月滿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鸞飛去幾時來右空堦
日晚雨纔乾小婢相隨倚畫闌金釵誤掛緋桃落羅
袖愁依翠竹寒右小窓今夕繡鍼閒坐對銀蟾整翠

髮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宮依舊似人間右乞巧樓前
雨乍晴彎彎新月伴雙星隣家小女都相學鬪取金
盆看五生右庭院深深早閉門停鍼無語對黃昏碧
紗窓外初生月照見梅花欲斷魂右未成章詩曰
露下庭梧葉風吹月桂花登樓聞過鴈開戶見棲鷗
繡簾當雪卷銀燭背風然雪晴山顯翠風暖水生紋
萱草當堦綠櫻桃落地紅芍藥開時病茶蘼落處愁
玉釵簪茉莉羅扇繡芙蓉窓前垂柳分春色鏡裏幽
蘭對曉妝花間影過那知燕柳外聲來不見鶯慈親
教婢回金剪驕妹嗔人奪繡鍼妝成寶鏡楊花過行

出珠簾燕子歸自傾瓮裏春泉水親灌塔前石竹花
海棠帶雨臙脂重楊柳凝烟翡翠濃先生旣喪妻哀
戚之情多見於詩悼亡曰驚飈吹羅幙明月照塔圮
春草忽不芳秋蘭亦同死斯人蘊淑德夙昔明詩禮
靈質奄獨化孤魂將安止迢迢湘西山湛湛江中水
水深有時極山高有時已憂思何能齊日月從此始
右皇天平四時白日一何遽勤儉畢婚姻新人忽復
故衾裳歛遺襲棺槨無完具送葬出北門徘徊怛歸
路玉顏不可恃况乃紉與素纍纍花下墳鬱鬱坐西
樹他人亮同此胡爲獨哀慕右新婚誓偕老恩義永

且深旦暮爲夫婦哀戚奄相尋涼月燭西樓悲風鳴
北林空帷奠中櫛中房虛織紉辭章餘婉妾琴瑟有
餘音瞻言瞻故物惻愴內不任豈無新人好焉知諧
我心掩穴撫長暮涕下霑衣襟右人生貴有別室家
各有宜貧賤遠結婚中心兩不移前日良宴會今爲
死別離親戚各在前臨訣不成辭傍人拭我淚令我
要裁悲共盡固人理誰能心勿思右感獨曰幽幽蕙
草晚靡靡蘭芳斷皎皎夜泉人冥冥不復旦流塵棲
暗壁涼吹經虛幔無論懽意消日復愁思亂魂傷夕
方永氣變秋將晏當窓慘斷素捐篋悲柔翰憶初成

好合誓且同憂患何言遂長終獨處增永歎寤寢忽
如在展轉驚復散念茲何嗟及哀至聊自判百日曰
人生悲死別矧在心相知新婚未及又杳杳遽何之
昔爲連理木今爲斷腸枝相去時幾何百日奄在茲
虧月有圓夕逝水無還期棄置非人情何以爲我思
入室曰妝閣閉長夜幽蘭坐復春猶疑挑錦字不見
掩羅巾故物空在目蕭條生網塵右虛窓明月滿芳
砌綠苔滋花間時染翰尚憶解題詩寂寞幽泉下貞
心空自知右追和蕙蘭曰小窓開盡碧桃枝憶得青
鸞化去時昨夜秋風妬幽怨夢中吹斷素琴絲右江

上愁時復值春帶圍寬盡不宜身階前舊種櫻桃樹
日暮飛花故著人右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
之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已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
歸至中途憇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竒恠
似非凡世間人遽問曰汝王皮與王竊疑懼然不敢
不以實對乃曰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
無他過惡望賜矜憐卒不諾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
一別可乎卒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
救我救我比妻子來前王已仆地氣絕旣斂胸間微

煖如生經宿未敢蓋棺王於冥漠中隨卒至一所儼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不備具問曰汝爲秦白起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荅曰某傭工平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爲何人亦不知降卒爲何事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荅亦如之乃反接王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凜冽洞腹透背王即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復引至原問第三庭王告曰某曾爲白起偏將其當年殺趙降卒時某曾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間牽一荷鐵校者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蓋

因父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余復何言方招承庭吏發王還第一庭檢錄陽壽及閱籍尚有若干年即命原攝卒引至原憇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躍而起妻子親隣旣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故有傳之至京師者差進士高哲篤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吉爲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抄錄公文此一事然雖若幻誕端可爲爲將而嗜殺人之戒故畧節大槩如上

楊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

於他姓陳氏田傍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兒約能奪田與我而不以與陳氏者以所酬錢十倍之六分之一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李氏司固無可奈何既以穀田不相侔輕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爲立券者殺雞飲酒司因隨所之李欲卻司輒先將一卮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李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媿司竊念吾所讐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爲養生計即所

償錢爲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爲券悉值前人相視驚嘆司紀爲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復遂具雞酒飲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已怒甚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間聞人啓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且得火器場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欲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

無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
疑給以疾卧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酷兒與
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
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爲具白
前所仇事瀝酒爲誓語酷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
間人不善慎勿爲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爲婚姻自是
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此在至正初元間吾謂司
氏婦之極諫與司氏之易慮時天固以監之所以李
不復可加害也向使司氏決快所欲未必能復田縱
復田未必不無禍一念之善從而兩家子孫皆蒙其

利澤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嗚呼天豈遠人哉天豈遠
人哉

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村
中何事不傷菟因供寨木無桑柘爲著鄉兵絕子孫
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畧安存至於雞犬皆星
散日落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曰夫因兵死守蓬茅
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
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爾深山更
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亂日握手相看

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要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
人不怕天古寺拆為修寨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
逐去渾間事正是鑾輿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
非寓言也

今人謂曾祖父曰太公此蓋相承之謬當稱祖父為是
後漢李固之父邵為司空固女當固伏誅曰曰太公
以來云注太公謂祖父邵也曰曰然猶疑餘或如林林
御史臺准陝西行臺咨監察御史烏古孫良禎呈狀聞
綱常者天之所以經天下者也天子所以為天守綱
常者也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凡觸罪於綱常者不容

於死又烏可處以相位俾之重任乎謹按遼陽行省

丞相荅失帖木兒

即駙馬丞相也

心懷陰險行畜姦邪敗壞

彝倫反側不道通天之罪無所於容昔在晉邸擢登
首相居百僚之上極一品之榮受任託孤躬承顧命
君臣分義至重且深及乎大事之時干戈之際盡領
北土之兵以救顛危本官陰畜二心坐觀成敗南至
紅橋逗遛不進致於敗亡不能死義覩面入降大虧
臣節反以籍口矜為已功天下義士聞之莫不為耻
昔丁公為項王一將耳嘗二心於漢及天下定高帝
誅之後世稱其明斷方楚之與漢敵國之執未分尚

以大義責之以示垂戒今荅失帖木兒之於晉邸爵
祿之寵已崇君臣之分素定較之丁公不忠之罪又
有甚焉况天曆之初營克樞密知院御史已嘗糾言
又復賄賂權臣出爲江西行省丞相兩居江浙至與
房隣拜降都運賄賂交通壞亂鹽法至今官民皆被
其害中間徇私敗政不可枚舉所至之處流毒一方
今則移置遼陽遼陽民奚罪焉原其本官昔旣不忠
今豈盡節又兼遼陽即係東方重鎮反覆之人豈宜
處此脫有邊釁關繫非輕似此賣國賣臣之罪使其
人已死猶當追貶今旣未死得以幸追天祿設居相

位是國法不行邪正不辯愚恐姦臣賊子接迹倣倣
甚非國家之福伏望聞奏爲天下正綱常之義將
荅失帖木兒流竄遐荒追奪累受宣命庶幾人臣
分嚴罪於綱常者死有餘辜以爲不忠不道之勸其
於治道不爲小補天下幸甚公論幸甚至正元年八
月十二日別理怯不花怯薛第一日忽魯禿納鉢裏
有時分雲都赤汪家奴殿中伯撒里大夫亦憐真班
經歷藏吉蒙古必闡赤朶朶等奏臺官備著西臺文
書俺商量來行與省家文書將他見行的勾當黜罷
了呵怎生奏呵奉所更鄭之文以東

聖旨那般者欽此初良禎之父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潤甫公澤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深以為憂屢請公再聘公不允仕西廣時聞寡居王安人者美而宜子夫人自為公謀聘之既歸執婦禮甚恭長夫入數歲夫人推讓正寢以居之相處雍睦宛若姊妹飲食起居罔有不同公獨內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良禎一日王氏告公曰君自有婦所以再娶妾者為嗣續計耳今夫人既生子妾何事焉即出道家冠服一襲以示曰妾之志決矣請從此辭夫人固留不得公因謂夫人曰向吾再娶懼無後也若不改圖人其

以我為汰乎乃聽王氏去奩貲萬金悉返之自是出居一女道菴戒行嚴謹人未嘗能見其面而夫人歲時問遺彌至後良禎貴顯迎以歸事之如親母嗟夫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良禎外有嚴君內有賢母教誨造就之道有過人者宜乎在家為孝子而在朝為忠臣也然其馭歷臺省秉性剛介不畏彊禦事無不言言必有中如駙馬丞相恃居國戚莫敢孰何乃必發其底裏直使去位而後已推此一節則凡忠君之事類可知矣後至中書左丞而卒

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為寺削道士為髡且各處陵

墓發掘迨盡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屍骨皆空惟遺一
玉簪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
空餘白玉簪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三
自古來忠臣孝子之門今身斷木亦難於內存留
神間貴顯至如身斷貴顯或以禮事之或以財
其面而夫入端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三
自古來忠臣孝子之門今身斷木亦難於內存留
神間貴顯至如身斷貴顯或以禮事之或以財
其面而夫入端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四

天台陶宗儀

九成

蕭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謹厚信於鄉
里後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
破會旁里有人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
汝賊也何拜賊欲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
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
語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若皆悞靡求生未有
若此餓夫之倔彊者察其志終不為吾用留之祇取
辱耳遂縛之於樹剖其肉使自嚼之且嚼且罵曰我

食我肉無若汝賊行將萬段狗彘棄不食賊怒絕其
 舌而死又江州路總管李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
 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來守是郡政修民和明
 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公即申告江西行省
 以謂九江為豫章藩屏之地蘄黃乃九江唇齒之邦
 不可不早為進兵守護或者非其過慮公乃張文榜
 以諭民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在黼之分惟知盡死
 守土而已所謂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者也聞者悚然
 秋九月寇侵蘄黃屬邑公復上言宜速乘機進援苟
 淮西失守長江之險與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報

既而蘄州陷冬十月黃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
 平章禿堅不花奉中書省命領兵至公極陳攻守之
 策禿堅不花以隄備把截為辭越明年壬辰春正月
 初二日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奉總兵御史大夫領
 樞密院也先帖木兒命領兵進攻淮西亦來屯佳逗
 遛不前十四日武昌陷十六日藩王大臣官民舟航
 蔽江而下我民解散十九日禿堅不花孛羅帖木兒
 皆趨去僚佐司屬悉為一空公亟發廩賑民收召士
 卒數日稍輯機務繁劇不遑寢食以二十三日卧病
 然猶扶憊乘肩輿領兵出境行省以公忠誠昭著授

本省參知政事行江州南康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
二月初九日禿堅不花懼臺憲公議自三山移兵入
城十一日寇忽至城下甘棠湖縱火焚西門公立城
上身當矢石禿堅不花從北門遯去日中執益熾分
衆攻北門城遂陷公猶執鐵撾指揮左右迎戰衆驚
潰公被執脅以刃不肯降口罵不絕聲遂殺之姪男
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時公謂子秉方曰我國之守
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
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命是
不孝也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則叔父無後不孝

莫大於是某當與叔父同死生矣兄無慮焉秉方不
獲已買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公
聞之手批責以大義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
參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鄆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
紅巾自徽犯杭時公守宿衛于省有報已入北關門
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
將抹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
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他走將又以兵孤且
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
遂躍馬逆戰以死死時猶嚼齒罵不絕聲死之所則

天水橋也又福寧州尹王伯顏字伯敬濱州人由湖廣行省知印歷官至茲任撫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同知將行會鄰境賊衆執頗張州民群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豈容捨我去方今兵戈蠶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老千餘人詞上司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爲守禦備冬十一月庚辰賊進至青蛟屯楊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抵其營與戰破之旣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爲二道拒之公以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旦攻

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遂爲賊所執其魁首王兼善者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屈再尹此州公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豈跪賊耶魁益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爲人臣當爲國死乃嚙舌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然可殺我不可害吾民官軍旦暮且至殺爾等無噍類矣會其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刺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君同起兵拒我阿撒都刺股慄口噤不能對公曰吾義當起兵殺賊何名拒汝因大罵不絕口且曰吾死當

爲神以殺汝曹魁大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微有血如乳時年七十矣子相亦被執魁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殺吾父義不共戴天我忠臣子詎能事賊邪魁知不可屈亦殺之相妻潘氏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魁潘慟哭曰吾旣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絕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溧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書以著述薦得官是歲賊衆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先生問曰爾何人也應曰我父爲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爲帥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爾之父祖世

爲國家臣子而爾忍僞耶旣而其勢復盛竟奪張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他處搜得張曰前日罵我者非爾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爾爲元帥同享富貴先生曰爾僞也我何爲降再三終不屈縛于樹不解衣冠而殺之又江浙行省員外郎楊乘字文載濱州人蚤爲天官小史辟中書參議掾歷官至穀城介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州陷公與郎中赫德爾王仲溫員外月忽難都事張鏞俱坐黜公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臺以公等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

丙申淮人陷平江連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
官吳縣丞張經等齎禮幣造請公遣人告曰吾廢處
田里又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里
門外經等如其言公命子卣卓具牲醴告祖禰既竣
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圃中顧西日晴好慨然曰
晚節如是足矣命卣等治畦處置家事如平日撫其
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
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公儉約無姬侍其燕息寢處
人莫得與俱詰旦卣等恠寢門未啓發視之則公已
自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

晚節為快又西臺監察御史張公謝職居雄山縣而
陷賊賊魁者素聞公有治績置公上坐脇之受僞官
公唾罵之遂縛公妻奴九人至前先殺妾次殺子女
以及妻每殺一人則諭公曰御史若降餘可免公弗
為動容其罵如初魁怒拽下坐殺之此在至正辛卯
秋八月間公諱桓字彥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戰
爭十有餘年于茲矣為臣辱國為將辱師敗降奔竄
不可勝計甚者含詬忍耻偷生冒榮以為得志名節
大閑一蕩去弗顧求其忠義英烈於千百之中莫克
什一噫忠義英烈雖出於天性要亦講之有素處之

甚安故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無疑如李總
管黼王州尹伯顏樊參政執敬張御史桓林教授夢
正蕭處士景茂之殺身成仁視死如歸是必講之熟
而處之當一旦出於人所不肯爲遂以驚動天下而
精英忠烈之氣在宇宙間與嵩華相高者自不容泯
若桓之居在閒地乘之乂坐廢黜夢正之分韻講教
視握將帥之權受民社之託任大而責重者有間矣
一皆從容就義是尤難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
嘗得斗升之祿以養其父母尺寸之組以榮其身始
於保民終於保國臨大節而不可奪古稱烈丈夫又

豈能過是與至於子爲父死婦爲夫死聲光赫奕照
映史冊使百世而下知綱常大義之不可廢天理人
心之不可滅如此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是亦深仁
厚澤涵養所致孰謂百年之國而無人哉

瘞鶴銘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
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廖廓
耶奚奪之遽也迺畏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
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
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雷門
去鼓華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

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橋右割荆門歷下華亭奚集
真侶瘞爾作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右刻在鎮江
焦山下頽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爲晉王右軍書惟
宋黃睿東觀餘論云爲陶隱居書良是其曰今審定
文裕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今號真
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巳卯歲而不著
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
名此又可證云壬辰歲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
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
十一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

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又有題丹陽
尉江陰宰數字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王逸少
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
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
二十三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間
居不應二十三歲巳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間
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決非王右軍書也審矣歐
陽文忠公以爲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
顧况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睿字長孺號雲林子
邵武人又董道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舉子厚所記

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爲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其後云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八爲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

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君字彥遠號廣川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况號也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爲華陽隱居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

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
 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
 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舉本
 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
 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揚子
 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為奎章閣鑒

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先生在館閣賦
 風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醅華髮不
 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

宮燭香羅初翦朝衫御溝冰泮冰接藍飛燕又呢喃
 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
 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
 徧滿海內矣翦一作試

睦人邵玄同先生莊子嘗作忍默恕退四卦揭之坐隅

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
 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彖曰忍剛發乎內
 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為能動
 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
 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

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于中
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
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焉次四出于跨
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
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
于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
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
也形而爲鬪自求禍也其默卦曰默無咎可貞不利
有所言豕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無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貞

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
以去辨養靜初一守口如瓶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
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
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駟不及舌有悔象曰駟
不及舌勝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無以利
口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
五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
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
也其恕卦曰恕有孚終吉豕曰恕之爲道善推其所
爲而已以己之心合人之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

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
恕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
焉象曰強而行之恕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
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象曰絜矩之道恕也次三好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菑也次四已欲立而立人已欲
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恕以從人也次五聖人與衆
同欲象曰與衆同欲聖人之恕也上六責已重以周
待人輕以約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恕也責已之道不
可自恕也其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彖曰退止也勿

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吳月盈則退而虧四
時之運成功者退而况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
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一退無咎象曰
其進未銳義無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
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
次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無尤也
次五終日如愚以退爲進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
進不可御也上六蠲蠖升高躓而不悔象曰蠲蠖升
高其道窮也躓而不悔亦可戒也
文章用事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錄又謂之堆架死屍

今人以邪僻不經之術如運氣逆流采戰之類曰房中術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然房中之謂豈取此一書與娘子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頻擾也肥大也從女襄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爲婦女之稱故子

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覲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達旦又謂曰草娘苗人謂妻曰夫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風俗通漢何敞爲鬼蘇珠娘按誅亭長龔壽隋書韋世康爲絳州刺史與子弟書云况娘春秋已高溫和云踏謠娘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暨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宏侵魏魏遺以巾幘歌曰不畏蕭娘與吳姥但畏合肥有韋虎

謂韋睿呂僧珍也大業拾遺隋煬帝宮婢曰雅娘唐
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通神又武承嗣
聞喬知之婢竊娘美奪取之杜工部詩耶娘妻子走
相送又黃四娘家花滿蹊白樂天詩吳娘暮雨蕭蕭
曲韋應物詩春風一曲杜韋娘柳子厚下殤女墓磚
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錄張紅紅唱歌丐於市韋青納
為姬敬宗召入宮號記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
李太尉鎮浙西日為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錄呼白
鸚鵡為雪衣娘甘澤謠武三思晚獲一妓曰綺娘狄
仁傑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

杜秋娘年十五為李錡妾錡敗入宮後坐譴歸故里
又竇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李希烈破汴
州取桂娘去李賀集賀撰申胡子鬢篋歌成翔客喜
擊觴起立命花娘出幙徘徊拜客劉賓客集泰娘本
韋尚書家主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段何卧病遇妊娘
留詩而愈傳奇崔氏鷲鷲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
中有媒氏鮑十二娘薛蒼駙馬青衣也余媚娘叙錄
陸希聲娶余媚娘媚娘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
巾擲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圖經蠶神謂之馬頭
娘杜陽雜編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工巧無比麗情集

陳敏兄妾越娘貌美兄死遂與欵狎續齊諧記齊穎
寓山陰夜見前宰妾萬文娘墨莊漫錄李后主令宮
嬪官娘以帛繞脚令織小右畧舉一二不能悉載是
則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
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
載考之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莫
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
軍花蕊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
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宮妃已與民間
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來矣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
至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利不在
常不在揚切湏欵欵細思量且卜水莫問米浮圖倒
地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
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右不曉
所言何事姑識之或者以爲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已
午之交也今張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
人也豈其然與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
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

使上頭又天癸曰月事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
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韓
女病月事不下診其腎脉嗇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
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
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爲識
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施玄的的即上所云也然
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
伴洗裙裾凡其效驗略思量且寸水莫問米音圖附
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國寶袖人腊出售余獲一觀其形
至長六寸許口耳目鼻與人無異亦有髭鬚頭髮披至

鬢下須髮皆黃色間有白髮一根徧身黃毛長二分
許臍下陰物乃男子也相傳云至元間世皇受外
國貢獻以賜國公阿你哥者無幾何時即死因剖開
背後剗去腸臟實以他物仍縫合烘乾故至今無恙
按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神異經
西海有一鶴國人長七寸山海經有小人國名靖人
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爲此小人也靖或
作蟬音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將九寸矣則
所腊者豈其人與其天蓋平生
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

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紅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故人，此至正辛丑間。張峴菴承旨，翥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參政。伯琦詩也。夫翰苑詞臣而寓言如此，則感時之意從可知矣。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四
黃手夏二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五

天台陶宗儀九成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辨其真偽，非博於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嘗記祖石刻之說，今復究研大畧於稽古之書，質正是否於好事之人用贄。于此云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釐為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為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

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黧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皴皴失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畧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挺擾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遺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榻歷代真跡刻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

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比之今本第九卷內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

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庾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

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處甚多朱文公譏其極爲可咲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鼎帖板本校諸帖增益最多灃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本

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筆意無足觀者汪達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秘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爲詳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鈿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真真者字極豐穰有神采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余始

得汪端明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參校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紙無接黏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背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剪裁湊合者欲舊帖之真面目四也

太師丞相脫脫之死蓋副樞哈馬與其弟雪雪并詹事

六 頽哥失里等所以擠陷之也哈兄弟得侍

上帷幄而頽在東宮爲近侍故哈黨頽而私相誓曰若太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詹事矣旣而入中書又虞頽來其權不顯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爲御史大夫頽殊失所望未幾哈得罪杖死雪亦仰藥死初頽有侍從人亦曰桑哥失里止桑頽一字之異耳服勞執事得頽意頽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長逝經日乃醒云方坐臥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之往都城隍廟轉發嶽詞詞吏曰來矣可亟解去旋又行入祠西北隅大林內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

下已仰視之則太師也太師曰我所攝者院使也於汝無預因俾左右引之觀幽園見哈兄弟括髮關械顧桑泣下及出太師謂曰汝可即歸此非人間世也退而覺恍若一夢然明日同寅有來約往院使家桑辭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义生矣衆問其故告以詳皆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上馬以體少不安而入豈遽至此乎語未終有報院使已暴卒近見浙西憲司經歷何伯大所說甚悉此特其略耳黃山谷煮豆帖云庭堅頓首失牛兒來終日惘然至今頭昏眼痛雖取所喜者爲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

能修問辱手誨喜承日用輕安所須諸方既無人可
抄又意緒不佳嬾動耳煮黑豆法確豆一升按莎極
淨用貫衆一斤細剉如骰子同豆斟酌水多少慢火
煮豆香熟日乾之翻覆令展盡餘汁簌取黑豆去貫
衆空心日啗五七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
世間不强學力行自致於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
堅頓首翰禮秘校足下日同寅會來臨抄到更奉
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妬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富與貴
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戚然求爲
脫身之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園綠珠燕子

樓盼盼韓香之於葉氏愛愛之於張逞者真絕無而
僅有也大元混一以來得三人焉李翠娥維揚名倡
也石丸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沒李誓不適他姓以辱
身終日閉閣誦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
遇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相傳以爲盛事王巧兒京
師上色也陳雲嶠同知與之狎攜至杭陳卒奉正室
鐵氏以清慎勤儉終其身汪憐憐湖州角妓也涅古
伯經歷常屬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
妾鼠竊狗偷妾決不爲此態涅乃遣媒妁備財禮娶
之經三載死汪髡髮尼寺時公卿士大有往訪之者

汪故毀其身形以絕狂念卒老于尼若此者亦可以
追踪前古之懿德矣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爲室病且革顧謂洪
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薪還肯作一轉語乎夫妻
歌兒也卿能集曲調於妾未死時使預聞之雖死無
憾矣洪固滑稽輕佻者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
只因彼此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
誰共惟稱呼秀鍾谷水聲過楚雲玉交枝堅一片心
錦傳道餘二十載遽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哭相思
兩手託空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

孝子

孝順哥終無孝順道遙樂永遂道遙聽畢一笑而卒
因記中吳紀聞載一事云昆山倡周氏係籍部中張
子韶爲守時倡暴亡適道川來訪因命作下火文云
可惜許可惜許大家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
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
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
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某人向甚
麼處去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頭頭盡是喜相逢
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更聽下句嘍
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其事頗相類併

附于此云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
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
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旣
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蘇東坡
咏婢謔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

平江一驛舟中有題弔四狀元詩者不知誰所作詩曰
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
尺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兼善死公平爭似子
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元舉王宗

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時爲湖廣憲僉兼善
泰不花字也時爲台州路達魯花赤公平李齊字也
時爲高郵府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時爲江州路總管
此四公者或大虧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故
云若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
憲僉不足道也

至正丁酉春三月上海李勝一家雞伏七雛一雛作大
雞狀鼓翼長鳴明年戊戌春正月錢唐盧子明家一
雞伏九雛一雛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三月諸
暨袁彥城家一雞伏五雛一雛有四足二足在翼下

不數日皆死而各家亦無他異。其四又二又五。其不
 越嶲縣刻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為
 苗獠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嚙指血題
 詩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為
 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曰弱質空懷漆室憂
 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
 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
 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盧伯玉文璧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鼃登廳前。兩
 目睜視。類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

井。遂跳入。不出。既得報。往集里社汲井。獲死屍。乃兩
 日前二人同出為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掩捕究問
 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在生不食鼃。見即買放。豈一
 念之善為造物者固已鑒之。鼃能雪冤。良有以也。
 宋劉改之先生造詞贍逸。有思致。賦沁園春二首。以咏
 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一曰銷薄春冰碾
 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鞵泥汗。恨人強剔。龍涎香斷。
 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
 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棗成斑。時將粉淚偷彈。記縮
 玉曾教柳傳看。算恩情相著。搔便玉體。歸期暗數。畫

徧闌干。每到相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搯。莫放春閒。一曰洛浦凌波。爲誰微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根。有時自度歌聲。悄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茵催袞。舞鳳輕分。懊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煙縷裙知何似。似一鉤新月。淺碧籠雲。近邵清溪。亭貞嗣其體調。以咏眉目。真雋永有味。一曰巧鬪鸞環。織凝嫵媚。明裝未收。似江亭曉玩。遙山拂翠。宮簾暮捲。新月橫鉤。掃黛嫌

濃塗鉛。訝淺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爲皺多無力。翻做嬌羞。填來不滿。橫秋料著。得人間多少。愁記魚箋。緘啓背人偷歛。鴈鈿膠併。運指輕揉。有喜先占長顰。難效柳葉輕黃。金在否。雙尖鎖。試臨鸞一展。依舊風流。一曰漆點填眶。鳳稍侵鬢。天然俊生。記隔花瞥見。疎星炯炯。倚闌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簾。夢騰並枕。睥睨檀郎長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密意將成。困酣曾被鶯驚。強臨鏡。接抄猶未醒。憶帳中親見。似嫌羅密。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承。歌闌鬪弄。幾度孜孜頻送情。難忘處。是絞綃搵透。別淚雙零。

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陰之南門其門首巷坊亦題曰恭敏不知當日名坊之義而七八十年來子孫消削第宅傾圮殆盡棄遺故址竟爲里豪薛得昭所吞土木一新鄉閭健美忽有人獻諂於薛云若不除去舊坊終非君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數恭敏之族尊且長者惟李唐卿可主其事乃呼至贈泉百緡李欣然撤之一夕嚶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問其故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以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旣罵且撻我負痛叫號故致此耳語旣暴死莫救又數年城燬于兵薛氏室屋財產悉空貧無爲計

遂執幹役於時貴之家噫子孫之不肖強霸之用心皆可爲後人鑒也

〇〇〇

余家天台萬山中茅屋可以芘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雖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勝未嘗不在夢寐時見也偶讀廬陵羅景綸大經所著鶴林玉露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逕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麕犢共偃息於長林

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
子作筍簌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
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
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
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
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
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
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
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
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

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
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此羅君語也余蓋亦
知此妙又矣風塵瀕洞豺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計
無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爲之三嘆
江浙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
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
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
輟筆公號正齋恕叟又號蓬累叟康里人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輩流忽翻然若有所
悟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學提舉段吉甫先生天祐贈

之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妝拭面別青樓便隨
李南嶽夫人去不爲蘇州刺史留瑤館月明簫鳳下綺
窓雲散鏡鸞收却嫌癡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
能改齋漫錄云唐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盡出花
鈿與四隣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
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從
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陳
彭年作此不考之過也吁二先生之風流餘韻於此
可以想見矣

河南王時麟吉反爲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吏田榮甫抱

牘詣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
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印朱濺汗滿襟王色不少
動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涼帽左右
捧笠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
數也諭令毋懼噫此其所以爲丞相之量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弊帚開花又嘉興儒
學闈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
里煨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碓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
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恠而皆無恙豈非關係不國
家之氣數乎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下耳此固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焉是又不可曉也

傳按察者忘其名錢唐懷古嘗作一詞云靜中看記昔日湖山隱隱宛若虎踞龍蟠下襄樊指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執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爲難

陳橋驛孤兒寡婦又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暈碧輦路悄訶喝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蓋鴨頭綠調也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爲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隸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即上馬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聽事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

衆汝知之乎吾荅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嘗
呈舉官沉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
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夢覺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
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慎之

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字志道守贛州路任滿聽
除時有故吏丘徃臨江貼補介魯尺牘見總管木八
刺木即日錄用就遣丘持俸鈔五十定餽魯蓋魯以
廉故家甚貧朋友間每分財以濟之丘竟匿其鈔後
木數得魯書而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之魯知爲
丘匿有即具書請失謝之罪丘聞此惶赧無地令兒

子奉鈔還魯終不受且爲隱其惡未嘗與人言夫魯
西域人也度量之宏深乃如是可謂厚德君子矣若
丘者名教中所不可容尚執責哉

中書平章濶濶反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誓弗
貳適正室子拜馬朶兒赤說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
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納環子獻於太師伯顏此物蓋
伯顏所屬意者伯顏喜問所欲遂白前事伯顏特爲
奏聞奉 旨命拜馬朶兒赤收繼小母高麗氏高麗
氏夜與親母踰垣而出削髮爲尼伯顏怒以爲故違
聖旨再 奏命省臺洎侍正府官鞠問諸官奉命惟

謹鍛鍊備極慘酷時國公澗里吉思於鞠問官中獨秉權力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數致語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節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朝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為言於伯顏之前宛曲解釋其事遂已帖木兒不花漢名劉正卿後至監察御史而卒亦其時也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鷄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湛涪鄉

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則便志滿意得出肆入揚以為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稍遇貶抑遽若喪家之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視寒號蟲何異哉是可哀已

嘗見人戲呼一譁訐者為鄧思賢初不可曉後讀筆談始得其說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醫月十三科考之聖濟總錄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科

日科產科兼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
兼金鏃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科則通兼言

南齊輟耕錄卷之十五



書